



玫瑰吻 ----- 钻石系列 009



体验的是那情

● 张芳瑜
陶妍 著

M E I G U I W E N Z U A N S H I X I L I E
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 少爷欠修理

玫瑰吻

钻石系列

009

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

张芳瑜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少 爷 欠 修 理

陶妍 著

玫瑰吻钻石系列 009

你聪明,爱情不傻瓜

张芳瑜

少爷欠修理

陶妍

出版发行: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斌

印 刷:海洋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96

字 数:168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3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587-535-5/I·888

每本定价:9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玫瑰吻

钻石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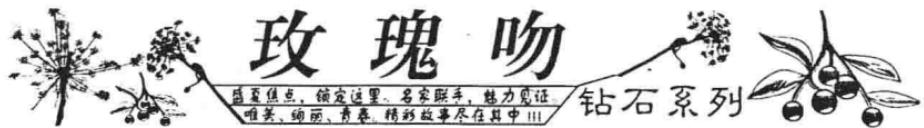
009

你聪明，
爱情不傻瓜

张芳瑜
著



爱她就是要——稳、忍、狠、准！
但三不五时、次数多了，就无效了啦！
难不成“追求”犯法了？非但一点机会都不给，
还老上演“变脸”的戏码……唉——甲意卡惨死！
无三小路用了，放弃、放弃！但——不甘心咧！
只好目屎吞落腹底，继续拼——



玫瑰吻

盛夏焦点，锁定这里。名家联手，魅力见证。
唯美、绚丽、青春，精彩故事尽在其中！

钻石系列

第一章

蒋梦萍一个人走在路上。由她的神情看来，她正沉醉在幻想的情境中；尤其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仍是这般自得其乐。

每天下班之后有黄晓兰和她一起走十几分钟的路程去等公车，但今天刚巧黄晓兰请假，所以她又有机会享受独自一人的乐趣。

她并不排斥有人作伴。如果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，她就不会那么文静，而是可以天南地北的没完没了。她和黄晓兰有类似的特质和共同的嗜好，情同姊妹；她们一起谈人生、谈文学、谈筝乐，即使鸡毛蒜皮事，也可以说得天花乱坠。

她看起来有些忧郁，眉间有时会飘上一抹愁云。她有一对大大的眼睛，鼻梁下是很高，但挺鲜明的。整体看来，还算匀称。当她有心事时，总是轻咬著下唇，而那时两只深邃的眼睛看来更像一泓深潭了。

她长得清瘦娇弱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看起来柔弱而单薄。她的个性倔强，这和她弱不禁风的外表似乎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当她正陶醉在自我的世界时，突然有人停下机车，拦住了她。她本能的张大眼睛，愣愣的瞅著他。那骑士脱下安全帽，一脸笑的说：

“嗨，蒋梦萍，你今天落单了，我送你回家好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她有些迟疑。万一被其他同事瞧见了，一定会惹来一些闲言闲语，因此她断然的拒绝：“不必了，我习惯搭公车。”她加快脚步避开了。

上了公车，她找到一处可以看到窗外景色的位置；虽然没座位，但至少不致与人挤成一气。

她瞄了下车内形形色色的人。个个都是一副呆若木鸡的表

◇◇◇——>>> 1 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情，只有少数几个在聊天。也有人眼睛直盯著窗外，似乎在数著川流不息的车子，以及那穿梭的人群。

她不禁好奇此时自己的面目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？

终於到了新庄的文艺中心站站牌。当她下了车，习惯性的理理衣襟，抚抚秀发，向前走了几步。倏地一个人从她身後靠拢过来，她又愣住了，也没看清楚是谁，拔腿就想跑，只见那人道：

“嘿，蒋梦萍，你赶著什么事吗？”

她只觉得声音很熟悉：心里放宽了不少，於是侧著头看他，轻叫：

“林伟健，你——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

“我啊，专程在公车站牌等你啊。”他露出亲切的笑容。

她感到不解：心想他怎会知道我在哪一站下车。难道他一路跟踪？又想到刚才自己想跑的冲动，因此更是不自在起来，有点难为情的说：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吗？”他顿了一会。“我的意思是想请你吃晚饭，可以赏光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她犹豫著，一时不知如何拒绝他。偏巧今天又没古筝研习课，他算得可真准。

“怎么样？我人都来了，你不能尽点地主之谊吗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叫她更是难以拒绝了；好似她若没有招待他就不对，何况是他先开口要请她吃饭。於是，她勉为其难的说：

“好吧，不过我得先拨个电话回家，告诉家人下回家吃饭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喏，公共电话就在前面。”他指著图书馆的大门旁边。

这顿晚饭，蒋梦萍显得极不自在，因为他们的关系仅止於同事，她和他又不是挺熟，最後还是林伟健以轻松自然的开场白说：

“你真是好女孩，下了班就准时回家。时下的女孩子鲜少是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



中规中矩的，她们不是去压马路，就是去PUB打发时间，有的甚至中学生就去当公主，像你这样单纯的是很少的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岂不是落伍啦。”她俏皮的反问。

“跟上潮流也要看情形。比如现不是资讯暴发的时代，我们就要不断学习，才不会成为井底之蛙。”

“嗯，你倒是挺上进的。”

“哪里，你抬举我了。”他被她一夸，竟浑身不自在起来。

又沉默了好一会，林伟健才又说：

“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就是……你对我的印象怎样？”

她被他突如其来的话愣住，思索了一会儿，才呐呐的说：

“我一直当你事，普通朋友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他的神情有些失望。“不能做更进一步的朋友吗？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朋友就朋友嘛，还分什么。”她故意装傻，眼神溜向别处。

“你不想试著多了解我吗？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。”他诚恳的说。

“如果是损友呢？”

“你看我像吗？”

她看他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，竟觉得有些滑稽，不禁噗嗤一笑，但马上收起笑容，陷入沉思中……她是不是该重新思考她和田宏之间的感情？他们总是处在半疏离的状态……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他看著她，好奇的在她脸上探索。

“没什么——”

“你沉思的样子，看起来很忧郁。”

“有吗？”她垂下眼睫，用筷子搅伴著饭，却一口也没吃。

“我让你勾起什么回忆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饭菜都凉了，赶快吃吧。”

“喔。”他专心的吃起饭菜。

本来他想请她去较正式的餐厅吃饭的，但她坚持在路边的



自助餐吃就可以。她的理由是，她和他只是普通朋友，不想让他多花钱，以免造成她的心理负担。

走出自助餐厅，两人一起走回文艺中心门口，一起坐在阶梯上。半晌，他问她：

“你晚上有忙些什么吗？”

“一个星期有两天的课，在台北乐宫研习古筝，其他时间练琴。”

“那很好啊，古筝的音色很优美，很适合你……”

“你听过？”她抬眼看他。

“表姊曾带我去实践堂听古筝演奏会，感觉很好。”

“真的？你也喜欢筝乐？”她突然兴奋起来，脸上掩不住欣逢知音的喜悦。

“我很乐意当锺子期，耳聰识琴音。”

“喔……那么我这个伯牙是当定喽。”

“不错，改天听听你的琴艺如何？”

“没问题，只是……”她顿了一下。“我家不方便让你来，因为妈妈很保守，我不能随便带男人回家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我可以陪你去上课，如此一来不就可以听了。”他建议。

“那也不行——”她急忙拒绝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他狐疑的看她。

“那样我就无法专心练习。我弹琴时最怕有人在，那会影响我，除了老师外，因为老师是传授技艺的，你不能拒绝。况且他们教的时间短，泰半都是靠自己练习的，”她不想扫他的兴，只能暂时圆个谎，“那……我不就没机会听你弹琴了。”他有点心灰意冷。

“怎么会呢？等哪天我参加演奏会，我一定邀请你。”她诚恳的说。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他已有所期盼了。

他们互送了一个微笑，然后她看看手表：

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



“时候不早了，我必须回家了。”

“那我送你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倒是你还要骑车回台北，你还是自己先回去吧。”

他似乎意犹未尽，却抵不住她温柔的叮咛，先是款款深情地注视她一会，才走过去骑车，扬尘而去。

蒋梦萍一回到家，就赶紧搬出古筝，拿出乐谱练琴。今晚耽搁了些时间，她怕梦竹上辅导课回来，会吵到她看书。眼看剩没多少时间练琴，但她仍然要把握。

她给自己订定的目标是每天一定要抽出两个小时练琴，其它的时间看看文学作品，睡前写一篇日记，这就是她的生活作息了。

她很珍惜时间，总认为人生苦短，应该好好的充实生命，才不虚此生。她对美的事物有一种狂热的爱，因而经常为此感动不已。尤其她喜爱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如齐瓦哥医生、金色夜叉、红楼梦、窗外等，她曾经为书中的情节低回不已。她是心细敏感的，因此她的内心是极脆弱的。

当她正陶醉在指间的音乐而忘我时，梦竹回来了，她有些气恼的嘟哝著：

“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。”

梦竹没注意她在嘀咕什么，好奇的瞅著她：

“姊，我先去洗澡，你继续练琴没关系。”

这下正中她的意，她依然沉浸在古典筝曲的意境里，舍不得停下来，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满足感。

由於她们两人共用一间房间，所以她练琴的时间不能和梦竹读书时间冲突。过不一会儿，梦竹沐浴完进来，她只好收起琴。

她看著妹妹开始用功起来，本也想拿书来看，可是竟无端的乱了思绪，脑海浮现那个人开朗的笑容，以及他所说的话——你不想多了解我吗？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。然後她想起自己回应



他的话，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

唉，怎么随便就想起他了呢？日子安排得这么丰盈，居然还有心思胡思乱想。

是不够忙吗？还是又纵容了自己？於是她又抽出一本锺爱的古典名著，诱使自己专心。

看了几页，仍然无法定下心来。她想起黄晓兰最近经常向她提起林伟健，是不是她爱慕著他呢？而自己已认识田宏在先，又怎么可以？……噢，今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这个周末公司办的舞会，更不能去参加。也许是她想太多了，但也许只有这么做，她才会觉得放心。

舞会已经开始了，当音乐扬起的那一刻，人潮也跟著拥挤起来，场面热闹极了。

林伟健左顾右盼，似乎在找人。他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，因为他期待的人没有出现。

黄晓兰看在眼里，却是心知肚明的；她一直在注意他的举动，以及最後他显露出来的落寞神情。

“嘿，林伟健，你怎么没下去跳舞，等人吗？”

“喔，黄晓兰，我没注意到你也在这里，你的好友蒋梦萍呢？”

“她是不会来的。”黄晓兰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对蒋梦萍的一切了若指掌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不解的问。

“她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，尤其是公司办的活动。

“总有不喜欢的理由吧？”

黄晓兰看看四周。“我们要找个地方谈吗？这里太吵了，再说别人都在跳舞，你我却杵在这儿，总是不太好。”

“那我们到贵宾室去聊吧。”

“也好，那里也比较清静。”

他们暂时远离了人群和喧哗，来到了贵宾室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吗？”

“一方面她个性内向，再者她的男友也是我们公司的一员，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”

玫瑰吻

盛夏焦点，锁定这里。名家联手，魅力见证。

唯美、绚丽、青春，精彩故事尽在其中！

钻石系列



就是企划组的田宏，她不喜欢和他出双入对的出现在熟人面前。在感情未成定局之前，她不想惹来是非和闲语，所以只好采保守的姿态。”

“原来她已名花有主了。”他的神情有些失望，紧接著像悟到什么的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他们还未成定局，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是指他们未到婚嫁的程度。”

“这么说双方都还有可能变卦，也就是说他们仍有机会多作选择？”

“也许吧，这种事是无法预料的。”；林伟健沉思了片刻，兀自微笑了起来。

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”

黄晓兰突然感到后悔。“你想单独见她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喔。”

“是吗？前几天我才和她单独碰面哪。”

“你们见过面了？你约她？”她感到讶异。

“我是在她下车的站牌等她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她吸了一口气。“你怎么知道她在哪一站下车？你何时当起侦探来“那并不重要。只要她还没和人论及婚嫁，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她，至於用什么方法，旁人是无权干涉的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显得意气风发起来。

“可是……也许现在她和田宏正在约会，你不介意吗？”她有意试探他。

“说不介意是骗人的。我要和他公平竞争，这次他先我一步，下次可就一定喽。”

“她和田宏认识在先——”

“但是我出现了，不，应该说我已找到我要的人了，所以我更要努力，我会得到她的心。”他信心十足地。

黄晓兰听到他的自白，默然低下头，一时不知要说什么。她原本以为他会怅然离去，并对梦萍死心，没想到他竟如此乐观。难道是梦萍给了他暗示？她不禁猜想那天他和她谈话的内容

◇◇◇————→〉〉 7 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了。

“你是她的闺中密友，可以给我一些有关她的讯息吗？我想多了解她。”

“你不是要公平竞争吗？恕我不能出卖情报，那样才不会对不起她和田宏。”

“好吧，君子不强人所难。既然今晚你我都落单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轻轻回应了声，脸上忽然泛起一阵红晕。没想到他会请她跳舞，她掩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但为了维持淑女的矜持，她不能表现得太过兴奋。

依偎在他身旁，随著他的舞步婆娑起舞，她隐约嗅到他身上的气息；他有股吸引人的男性魅力。早在第一次遇见他时，她就

……
她开始怀疑梦苹不会为他心动，想到这，一股不知名的醋意袭上心头。梦苹会不会成为她的情敌呢？他们早就单独见过面了，此刻她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梦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啊！即使今天她想离开田宏而接受林伟健的爱，她又能怎么样呢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何况是人呢？

当晚回到家，黄晓兰本想打电话试探蒋梦苹，但这个想法又立即作罢。她不想为了他，而做出这样的举动来；但她很想了解蒋梦苹的心思，否则她不知如何把持方向。现在只能伺机而动了。

第二天，蒋梦苹即发现黄晓兰突然对她疏离的态度，不像从前和她无话不说，像是在生闷气。

从前的祸知、无话不谈的日子是多么快乐，如今少了一个倾诉的对象，生活顿觉寂寞起来。到底为什么？她感到纳闷不解。

与其让事情悬著，不如摊开来说。於是她主动走到黄晓兰的位置，和颜悦色的对她说：

“兰姊，最近有事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或许我可以……帮忙。”

玫瑰吻

钻石系列

盛夏焦点，锁定这里。易容联手，魅力见证。

唯美、绚丽、青春，精彩故事尽在其中!!!

黄晓兰低头整理文件，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，只淡淡的回她：

“没什么，工作压力吧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有事。”

“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”

“你到底怎么啦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有事你一定会告诉我，今天你都不理睬我，我猜一定有事。”

黄晓兰被她一副无辜的模样及殷殷的关怀软化了：心想该把内心的疑惑解开，免得伤了彼此的和气。

“这样吧，下班後我们在“绿苑”咖啡屋见面。”

“好，不见不散喔。”

下了班，他们来到了“绿苑”，找了靠窗的位置。等待者端来咖啡後，黄晓兰没有正面看她，只是低头看著杯子，语气有点酸不溜丢的：

“梦苹，林伟健找过你了，你们谈得很开心吧？”

蒋梦苹感到惊诧，黄晓兰不但知道她和林伟健单独碰面，而且还很在意这件事，为了这事还跟她呕气。

“兰姊，那天刚好你请假，他曾半路拦截说要载我，我拒绝了。後來他在我下车站等我，我才会和他碰面。”她详细的说明，想化解误会。

“那……他没对你说什么吗？”黄晓兰感到怀疑。

“是有啦。”蒋梦苹犹豫了一下：“他说要我多试著了解他。”

她原本不想说出实情的，但又怕引起两人之间不必要的误会，於是只好照实说了。

黄晓兰听了，脸色乍变，无力地说：

“他对你真有心哪，你应诺了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我没有给他任何承诺。”

“哦？”黄晓兰搅拌了下咖啡。“那天舞会你没来，看他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”

“你没告诉他，我认识田宏在先了？”



“有啊，但他仍不死心，还说要和田宏公平竞争。”

“他的脾气还真拗。”蒋梦萍叹了一口气。“我不会给他机会的，你放心。”

面对她坦荡的眼眸，黄晓兰相信她没有和他拍拖，却觉自己反应过度了。

“梦萍，我……”

“好了，现在都解释清楚了，谈谈我们的事吧。”蒋梦萍故意把这件事岔开，想化解两人之间的尴尬。

“喔，那你最近上课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啊，若不是你推荐这么好的学筝环境，老师又那么优秀，我也不会觉得这么顺利，真要谢谢你呢。”

“你的慧心也很重要，我可不敢居功啊。”黄晓兰说时，脸有些红。

“这点小事就脸红，那你怎么交男朋友呢？”蒋梦萍故意逗她，想使气氛更融洽。

“哎呀！想不到你的脸皮这么厚……”说到这敏感的问题，黄晓兰更不自在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不逗你了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”蒋梦萍收起嬉闹的心。

黄晓兰发现蒋梦萍的生性善良且善解人意，难怪两人会那么投缘，也难怪田宏爱她，而林伟健也想追求她。凡事她总是为人设想，遇到难堪的事，她总是替人找台阶下。这种内外在俱优的人，有谁不爱呢？身为好友的，又怎能不替她庆幸和祝福呢？

“我们言归正传。对了，你学古筝有好几年了，有什么心得呢？”

说到筝乐，蒋梦萍就眉飞色舞的；她早已进阶到中级班的程度，如果再勤加练习，不久即可拿到中级的检定证书。跃上高级班的阶段，是指日可待的，但她仍抱著虚心学习的态度。

“兰姊，你学得比我更早，你的琴艺比我更精，我正想有空去你家，向你请教一些问题。有时在上课时没发现，回家反覆练习

玫瑰吻

盛夏佳品，锁定这里。名家联手，魅力见证。

唯美、绚丽、青春。精彩故事尽在其中!!!

钻石系列



后，才发觉有无法突破的瓶颈。”

“好啊！只要不是我上课日，随时都可以来。”

其实，蒋梦萍早已是黄晓兰家的常客，一有空就会去她家切磋琴艺，交换心得。

“那么，届时可不要给我烦透了。”

“放心啦，我还怕没人来烦我哪！”

说完，两人相视而笑。喝完咖啡，她们又一起逛起街来了，晚餐也就在夜市打发。



Love you for every day

恋爱没有不谈，只在乎是否精彩。

爱与被爱的往事，邀你精彩期待——

第二章

这天，联富企业公司有一场排球友谊赛，田宏的旋风队和林伟健的雷神队正打得难分难解。由於实力相距不多，竞赛越是激烈。

田宏之前曾回东部家帮忙农事，不小心手受了伤，因此力道似乎减弱了许多。

这时林伟健刚发了一个高速球，方向正好对准田宏的位置，田宏为了要接这一球，却因力道不够，球不但没接好，滚落在地，人也趴倒了。

裁判见状立刻吹哨子喊停，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，球场内一阵骚动，所有的队员都围过去看。

“有没有怎样？要不要送医？”队长慌忙的说。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田宏坐起来，脸色发白。

“还是赶快送他去医院，伤到筋骨可不是小事。”教练走过来喊著说。

“那我开车送他去，队长你留著整队，比赛还要继续呢。”另一我队员说。

说完，那人搀扶著田宏向停车场走去，一会儿车子急驶而去。

蒋梦萍站在二楼的阳台观看，對於刚才那一幕，尽收眼底。她怀疑林伟健是存心找田宏的碴。

她揣测著他的居心。

林伟健對於刚才的突发状况也非常惊讶。据他所知，田宏不是旋风队的强手吗？而且又是杀球高手，为什么接这球时会弄伤了手？他感到惊讶，僵在那里有好一会儿。

他下意识的抬头，正好瞧见蒋梦萍以不友善的眼光看他；突
你聪明，爱情不傻瓜 12 <<<————◇◇◇



然他感到一阵寒意，倒退了几步，怅然的走回休息室。他叫队长换人，因为他再也打不下去了。

周志宗跟著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：

“别丧气，比赛难免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状况，我想应该不会很严重，放轻松点。”

其实他不完全在意田宏的伤，而是蒋梦萍为这事对他的敌视。他第一次看到她那种慑人的眼神。

他从更衣室换了便装出来，颓然的对周志宗说：

“我是不是失败了？是不是没机会了？”

“你这什么话，真正的比赛还没开始呢，况且你赢了对方，只怪那个田宏自己不小心，才会受伤的，你干嘛硬把罪过往身上揽。笨蛋！”周志宗又气又恼的指著他。

他静默了一会，然後才对周志宗说：

“你要留下来呢？还是和我一道走？”

“奇怪，你以前不会出选择题，今天……”

“我有事要告诉你。”林伟健显得慎重其事。

“什么事这么神秘？”周志宗有些楞头楞脑的。

“你还没回答我。”

“当然奉陪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是同学、死忠兼换帖，又是你引我进公司的，你有事，我能不管吗？”周志宗倒是装起义气的模样来了。

“教练那里要不要报备？我已经向队长报备过了。”

“唔，教练还在球场，我托人说去，反正还有後补的球员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走吧。”

一路上，两个人像飙车族，一前一後飙到了衡阳路附近，把机车停放好後，一起踏进公园。

“喂！刚才你疯了引车子骑那么快，你不要命，我还要耶！”周志宗责怪他的情绪化。

“我又没叫你跟我一样飙，而且我已经说了碰面的地点了。”

“我看你这副德性，怎能放心不跟呢？”